

白沙澳——客家歷史文化與天主教信仰的傳承

楊錦泉

[摘要] 白沙澳村位於香港西貢半島北面的一個山谷，是西貢北約最具特色的客家圍村，建有客家圍屋，該圍屋曾被列為「檢討待列古蹟」。位於村屋後的天主教堂——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建於1880年，是間細小的教堂，其建築形式與早期西貢地區的其他天主教小堂無異，代表著當時天主教鄉村教堂的一派建築，且小堂建有鐘樓，別具特色。從文化和信仰角度來看，白沙澳是一條偏遠地區的雜姓客家村，在十九世紀後期，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會士把天主教帶入，全村信奉天主教，成為一條為天主教的教友村。該村是沒有祠堂的。傳教士在該村建成的教堂，除負起禮儀與崇拜的功能外，便成為聚結鄉民與宗族的地方，產生承傳作用。本文亦試圖探究早期傳教士的工作，歸依天主教後，客家村落文化與信仰的承傳。

引言

白沙澳村位於香港西貢半島北面，是西貢北約最具特色的客家圍村，建有客家圍屋，該圍屋曾被列為「檢討待列古蹟」。位於村屋後的天主教堂——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建於1880年¹，雖然是間細小的教堂，但其建築形式與香港開埠早期的西貢其他地區的天主教小堂無異，代表著當時的天主教鄉村小堂的一派建築，小堂更建有鐘樓，別具特色。

¹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署，〈各聖堂簡史〉，2016年12月19日，
〈<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Church%20Building/New%20Territories/CNT-IHMC-PSO.htm>〉
(2016年12月22日)

從文化和信仰角度來看，白沙澳是一條雜姓的客家村，在十九世紀後期全村信奉天主教，成為一條典範的教友村，形成一個信仰小團體。白沙澳地處荒郊野外，西方來華的傳教士須攀山涉水，徒步崎嶇山徑才能展開傳教活動。早年傳教士在該村建立教堂，教堂除了是村民共同信仰的核心，負起信仰培育與禮儀的任務外，更成為聚結村民的地方，傳教士更為村民產生承傳作用。在白沙澳村找不到傳統中國村落的祠堂，然而，教堂卻擔當了祠堂的功能。上世紀六十年代村民他遷市區及海外後，教堂不再為村民負起崇拜與祠堂的角色。其後在天主教童軍的管理下，今天的白沙澳小教堂變成了童軍的活動基地與靈修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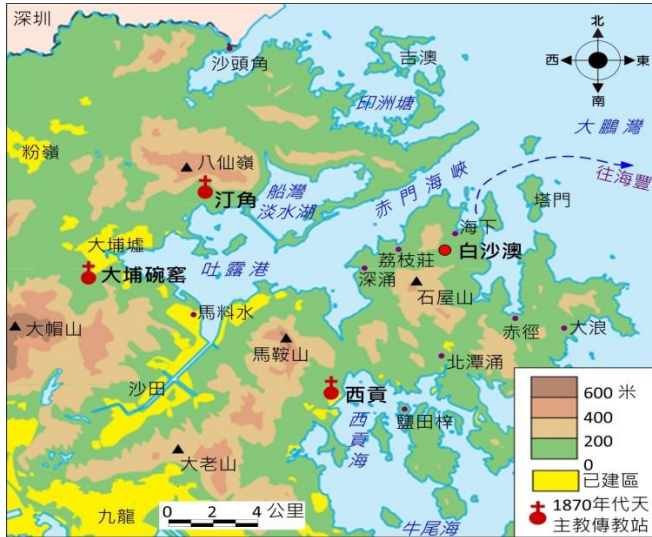
將一條傳統的客家村成功地變成天主教村，實在非常困難。客家人絕不容易放棄祭祖拜山、設立神龕供奉先人、慶賀神誕與社祭等傳統民間信仰活動。十九世紀傳教士按照「禮儀之爭」後，羅馬教廷規定，要求中國信友放棄供奉神龕等民間信仰的敬拜，因此，要向客家人傳教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² 本文藉客家圍屋與早期香港西貢半島天主教小堂的建築特色、周邊環境與歷史，探究一條客家村落怎樣傳承的天主教信仰及本身的客家文化。

白沙澳的位置

白沙澳位於香港新界西貢半島北部的一個山谷。它的北面是海下村，再往北走可以到達赤門海峽。在1980年代由西貢往海下的公路（海下路）尚未建成，白沙澳的對外交通須經山路小徑到荔枝莊，再從水路經赤門海峽及吐露港到大埔墟。由於昔日村落的對外交通依賴吐露港及赤門海峽的小輪往來大埔墟，所以，依香港政府行政區來劃分，該村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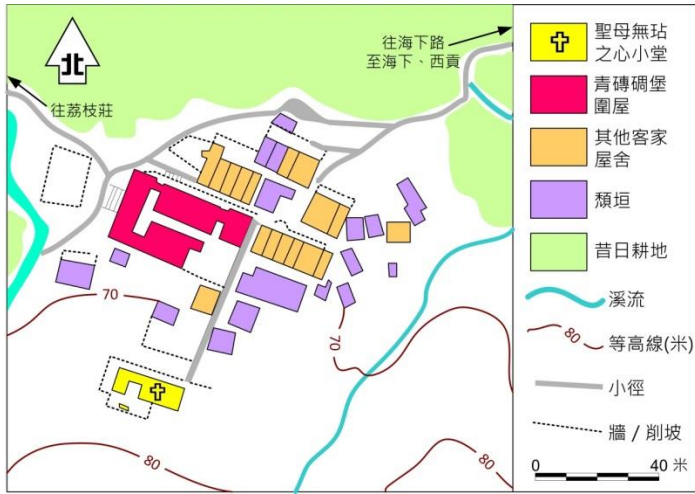
²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5年），頁4。

歸大埔區，屬大埔區西貢北約的一條鄉村。時至今日，白沙澳小堂仍屬大埔堂區(圖一)。



圖一：白沙澳及1870年代天主教傳教站的位置

白沙澳村由河溪相畔，河溪流入海下灣，村前北面低地為農耕地；其旁河溪有利耕作灌溉，村的東、西及南方有山嶺作屏障，實在是個務農的好地方。村的最南後方，依山建有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小堂前面為青磚礮堡圍屋，圍屋對開為一排排的客家村屋。(圖二)



圖二：白沙澳村的布局

在香港新界，一般客家農村的布局，由河谷的高處到河口出海的地方，用地順次序為：「風水林」、屋舍聚落、農田耕地、河口濕地。白沙澳的土地利用形態與其他客家農村無異，河谷高地為村舍，村舍背後為林地，村舍前的低地為農田，最低的地方是河流流出海下灣的淺灘濕地。當傳教士到達白沙澳後，只能選擇在村舍後面僻地興建小堂。直到今天，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依然矗立在白沙澳河谷的最高處。

客家村的起源

白沙澳村建於明朝初年，是一條雜姓的客家村。村民包括何、劉、林、葉、黃、翁和陳姓家族。³最早到達白沙澳建村的是何真家族。明朝洪武年間（1393年）藍玉陰謀兵變推反朱元璋，雖然事敗，何氏家族亦

³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Record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Studies in 2002-2004: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apel*, Identification Number: AM04-2030, 2004, 頁 2, 引《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0年1月31日。

受牽連而潛逃。直至朱元璋駕崩（1399年）後，何真才敢借兒子何崇到深圳寶安筍崗村定居，其後再分枝到香港新界其他地區，到白沙澳立村。⁴ 然而，深圳、香港地區很多何氏族人都自認是何真第二子何華、第五子何崇之後。根據資料顯示，劉氏家族於1805年到達白沙澳。林、葉及黃氏於1810至1820年間建村。翁氏則在1855年自海下村遷到白沙澳。⁵

天主教的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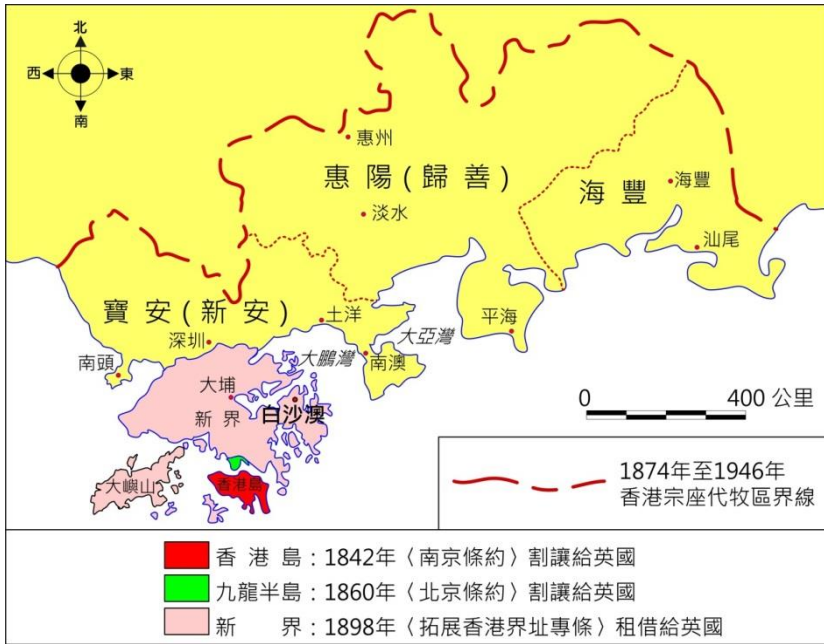
天主教傳入白沙澳村源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時天主教會指派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Foreign Missions of Milan)⁶ 負責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傳教事業。由1874年至1946年，香港宗座代牧區(apostolic vicariate)的範圍包括了香港島、九龍半島、新安縣（1898年以後，英國政府租借新安縣深圳河以南地方，稱「新界」）、惠陽(歸善)及海豐。⁷ (圖三) 由於當時大埔碗窰和汀角是兩個傳教站(見圖1)，從地理形勢來看，傳教士利用水路交通，往來海豐、惠陽、汀角和大埔之間，白沙澳村則是座落吐露港和赤門海峽的一條小村落，成為大埔與海豐的中途站。

⁴ 見《皇明本紀：不分卷，洞庭集：四卷 / 孫宜撰，盧江何氏家記：不分卷 / 何崇祖撰》(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頁 471。

⁵ 見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Record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Studies in 2002-2004: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apel*, Identification Number: AM04-2030, 2004, 頁 2。

⁶ 米蘭外方傳教會(Foreign Missions of Milan, 意大利文: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於 1926 年 5 月 26 日與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會合併，改名為「宗座外方傳教會」，英文為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意大利文為 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 簡稱「PIME」。時至今日，該天主教修會採用的名稱為「宗座外方傳教會」。

⁷ 柯毅霖 (Gianni Criveller), 《從米蘭到香港, 150 年傳教使命—宗座外方傳教會 1858-2008》(香港: 良友之聲出版社, 2008), 頁 191-192。



圖三：1874年至1946年香港宗座代牧區的範圍

1880年代中葉，上水廖氏向海下及白沙澳村民收取地租，繼而雙方發生爭執。⁸ 天主教傳教士利用協助白沙澳村民解決衝突的機會，向白沙澳村民傳教。在1869至1870年間，數十名白沙澳村的村民領洗皈依天主教，⁹ 其後所有村民領洗信奉天主教，全村成為一條天主教的教友村。1880年在村的山坡前的谷地建立了一座教堂。

⁸ 見《皇明本紀：不分卷，洞庭集：四卷 / 孫宜撰，廬江何氏家記：不分卷 / 何崇祖撰》，頁3。

⁹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亦見中譯本：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頁76-77。

米蘭外方傳教會的和(Simeone Volonteri)神父¹⁰是最早從歐洲來到白沙澳的主要傳教士。他先到太和傳教，惜當時的居民認為他破壞了風水，和神父被迫離開太和，轉往汀角村傳教。¹¹ 在1860年至1870年期間，和神父往來赤門海峽一帶，並停留在白沙澳傳教。和神父於1863至1866年間，得華籍傳教士梁子馨(LEONG, Chi-Hing Andreas)神父協助，以四年時間繪製了香港、九龍、新界及新安的地圖——「新安縣全圖(Map of San-On-District)」，其準確程度可與今天的地圖相比。曾經伴同和神父一起進行地方考察，繪製新安縣地圖的梁子馨神父，精通客家話，於1882年至1890年，駐守白沙澳工作，直至1898年才調返香港堅道天主教總堂工作。¹²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曾在白沙澳工作的神父計有丁味略(Emilio Teruzzi)神父和黃子謙神父。¹³

1880年在白沙澳村的村尾位置建成小堂，其後在今天小堂的位置興建新堂，1916年4月25日落成祝聖。至1954年小堂命名為「聖神小堂」，由新界赤徑聖家小堂管理，附屬大浪堂區。1956年，教堂易名為「聖母聖心小堂」，仍舊由赤徑聖家小堂的神父管理。1960年，再度易名為「聖母無玷之心小堂(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apel)」，屬大埔堂區管理。¹⁴ 期間白沙澳小堂的禮儀活動一直未有間斷。1960年12月11日香港

¹⁰ 和(Simeone Volonteri)神父於1870至1904年任河南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其中文譯名改為「安西滿」。

¹¹ 同註8，頁28。

¹²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旅途上的古人》(香港：天主教香港區福傳年跟進小組，2006)，頁8。

¹³ 麥漢楷、梁錦松合編，《西貢堂區百周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西貢聖心堂，2001)，頁9-12。

¹⁴ 見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署，〈各聖堂簡史〉，2016年12月19日，〈<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Church%20Building/New%20Territories/CNT-IHMC-PSO.htm>〉(2016年12月22日)

教區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 PIME)曾到該教堂為三十六名教友施放堅振。¹⁵ 1970年代初期，每逢星期六、日耶穌會會士張光導神父(Rev. Joseph J. McAsey, S.J.) 走訪西貢區包括白沙澳的幾間小堂，主持彌撒，帶領村民唸三鐘經。至1980年，除劉姓及翁姓兩戶外，其他村民已離開白沙澳村，移居市區或外國，天主教香港教區將小堂交由香港公教童軍協會管理，供天主教童軍作活動中心使用。自2011年開始，小堂交由東九龍第117公教童軍旅（聖雲先小堂／黃大仙天主教小學）負責管理。

小堂的建築特色

白沙澳的小堂由建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期間當然經過不少摧殘與改變，不過至今還能保留當年的外形與規格。白沙澳的小堂，一如西貢其他村落的小堂一樣，根據西方的建築模式來興建。若將白沙澳和西貢鹽田梓、赤徑的小堂比較，外型與內裏的間格，以至裝飾均同出一轍。

白沙澳小堂的建築規格是十九世紀新界鄉村天主教小堂的典型。小堂由米蘭會神父設計，款式接近意大利羅馬式。小堂是尖頂型設計，平面呈長方型，左右對稱，正門和祭壇分別在中軸線的兩端。小堂是東西走向，正門向東，門頂的圓形是玻璃窗，方便在還未有電力供應的年代，讓教堂內部採光，利用太陽光通過圓窗進入教堂，方便禮儀進行。為解決雨水的滲漏問題，現在該圓形玻璃窗已封上三合土。相信早期小堂周圍的窗是彩色玻璃的，現在可能因為小堂已棄置多時，窗子已改成普通的玻璃窗了。

¹⁵ 「五年一次堅振禮」，《公教報》，1960年12月23日，第11版。

白沙澳小堂有其獨特的建築標誌，在西貢其他地區的小堂是找不到的。首先，貼著小堂主建築物有一座鐘樓。相信鐘樓是配合十九世紀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會流行的一種禮儀——三鐘經。每日早上、中午、黃昏誦唸三鐘經前，打鐘叫喚村民。另一方面，當有神父到達，或有彌撒舉行時，就會打鐘，以召集村民到小堂參與禮儀。第二，小堂的正門入口牆壁上刻有「AMDG」四個拉丁文字母¹⁶，意謂「愈顯主榮」。「AMDG」是耶穌會的銘言，但從歷史來看，小堂並非由耶穌會會士建立。第三，小堂正門入口牆壁上方位置，刻有一個由三個字母DOM重疊而成的圖案，是拉丁文 *Deo optimo maximo* 的縮寫，意謂：「天主是至善的，是至偉大的」。在歐洲，很多聖堂均用這讚美天主的圖案作為聖堂入口的裝飾；但在西貢半島，除了白沙澳小堂外，其他小堂則未見這圖案裝飾的出現。

小堂內部的布局和間格，與西貢其他鄉村地區村落的小堂無異。小堂的主要部分是祈禱和舉行感恩祭的地方。連接部份，是祭衣房、神父辦公室及宿舍，相連的大房間通常作學校或課室之用。今天已經找不到當年小堂內的佈置。若根據建築形式而言，與西貢半島仍保留著早年的佈置的其他小堂（例如位於大浪的聖母無原罪小堂）相若。在1960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下稱「梵二」）前，主禮神父舉行彌撒聖祭的時候，是面向教堂的牆壁，背向教友。因此，祭台與末端牆壁相連，牆壁佈置華麗，有擺放蠟燭、鮮花的地方。聖像通常放置在中央位置的凹入龕位；惟沒有明顯當眼的地方安放十字架苦像。在1970年代「梵二」之後，全球天主教教會進行禮儀改革，配合這更新，教堂的建築和內部佈置起了極大的變化。再看白沙澳，可能因為大量的村民棄耕並遷居市區

¹⁶ AMDG 是拉丁文 *Ad Maiorem Dei Gloriam* 的縮寫。

或外國，小堂亦開始停用，仍然留在白沙澳的小數村民又沒有接收到「梵二」的信息，小堂的佈置並沒有隨著「梵二」的禮儀改革而改變，昔日的風格仍完全的保留下來。

沒有祠堂的客家村

祖先崇拜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¹⁷ 祭祖既是中國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是家庭整合和延續的儀式。¹⁸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客家地區的祠堂數量特別眾多。客家各宗族都建有祠堂，包括宗祠與房祠。香港新界很多雜姓的客家村落，例如汀角村，更有祠堂群的出現。

十九世紀中葉，白沙澳全村信奉天主教，於村落中央後方建立自己的教堂。客家人向來有強烈的族群思想及鞏固的傳統觀念，在傳統信仰和習俗上也表現出虔誠忠信的態度。但設立神龕供奉先人這民間信仰不是當時天主教信仰所容許。放棄祠堂與民間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當時的客家人覺得外國傳教士帶來了驚訝的西方科技，例如精確的繪製地圖技術，且能夠協助他們對抗外面的權勢，為他們帶來額外的保護，而傳統民間信仰的神明卻未能提供他們此等物質與生活的保障，故此客家人無奈地興建自己的小堂以取代祠堂。在沒有祠堂的白沙澳村，教堂成了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教堂正正起了聚結宗族，令宗族傳統繼續承傳的作用，教堂雖沒有祠堂的外在，卻有祠堂的實質功能。

¹⁷ 周建新，〈客家祖先崇拜的二元形態與客家社會〉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民社科版)》第26卷第3期(2005年3月)，頁11。

¹⁸ 楊慶堃著，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2。

客家圍屋與碉堡

白沙澳村的另一特色建築物，是一座附有碉堡的客家圍屋，有學者形容這建築物不僅是西貢北約最宏偉的古建築，而且是最具特色的清代客家圍村。¹⁹ 圍屋屬何氏家族，是堡壘型建築。圍屋四周有堅固的青磚圍牆，圍牆高四米，台基為平整大石，西南角建有高矗的碉堡。圍內的建築為二層高的建築物，有青磚建造之房舍兩排，中間有小巷分隔，後排房舍有數間小屋，供貯雜物之用，更樓（即碉樓）在圍屋內西南盡頭處，圍牆外並無禾坪或風水池，此與一般客家圍屋無異。

就地理環境而言，白沙澳臨近海岸，昔日新界各村常受海盜洗劫，故以高牆、更樓等作防禦。清朝初期朝廷下令人民遷離海岸居住，其後再復界，居民可以遷回故土，清廷雖然於新界一帶建設防禦工程，以防寇盜，但是實力不足保土定民，以致新界地區仍常受海盜所擾。當時居民為求自保，遂於他們的房舍四周圍加建圍牆，以保生命財產，這就是圍村在新界建立的原因。²⁰ 相信白沙澳建立圍屋的主要原因就是防衛效用。

白沙澳村地處偏僻，相對比較貧窮，碉堡的出現，更反映了當時的村民是面對外來侵略者的干擾。天主教傳教士往往覺得這些弱勢社群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傳教活動首先從這些村落入手，傳教士與客家族群熟落起來後，引進西方的知識與科技，幫助村民對抗外來的侵略者，

¹⁹ 蕭國健，《大埔風物志》（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年），頁62-63。

²⁰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21。

又或傳教士利用學識，協助村民解決一些有關官司的問題，結果是整條雜姓客家村因而慕道進教。²¹

此外，圍屋正門上的牆面，有中國傳統「如意吉祥」的彩繪和對聯作裝飾。同時，圍屋圍牆壁頂亦有似是寶瓶、花、瓜、果的灰塑浮雕。這些屋頂的藝術反映了傳統的文化特質，精神文化的內涵，亦顯示當時客家生活的文化處境及傳統觀念，雖然接受了西方宗教的洗禮，還保存著中國固有的文化。不過，可能由於該客家村信奉天主教，很多基於民間信仰而喻意的吉祥圖案，例如八仙賀壽、暗八仙，都不見在圍牆的彩繪出現。

今日的天主教客家村

自1960年代起，香港踏入工業化的社會，同時耕作的利潤低，農民收入少，白沙澳的村民開始離開農村，跑到市區或外國生活。至1980年，白沙澳村只剩下兩戶人家；到了今天，全部原居民教友已離開白沙澳。白沙澳小堂亦再沒有舉行主日彌撒或其他禮儀了。新界一些以信奉民間信仰為中心的鄉村，跑到市區生活的村民會在打醮或特別神誕的日子返回鄉村，一同參與這些民間信仰的儀式。西貢鹽田梓的教友村，每年舉行一次大型瞻禮慶典，召集已遷徙他地的原村民返回教友村，慶祝一番。²²回顧白沙澳村，在教友村民他遷後，卻未曾舉行任何周年慶典或類似鹽田梓小堂的瞻禮活動，重聚教友。這可能因為白沙澳是一條雜

²¹ 夏其龍，〈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劉義章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73，176。

²² 每年五月一日前後，西貢鹽田梓聖若瑟小堂慶祝聖若瑟瞻禮，已遷居市區及定居海外的原村民齊返回鹽田梓慶祝。

姓的鄉村，多個不同姓氏的家庭，不容易藉血緣關係整合家族、鄉里，而且村民的信仰未能紮根至承傳與延續的程度。

就農村景觀及建築而言，今日的白沙澳村，還能保存早期的鄉村風貌。幸好時至今日，與傳統全不協調的別墅式三層「丁屋」建築，還沒有在白沙澳村出現。當白沙澳原居民他遷後，村屋全部租賃給外國人作市郊屋舍或周末渡假屋舍之用。因為這些外國人希望在白沙澳村享受農村與大自然生活，他們基本上沒有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與景觀。惜外國人把部份農地改為英國式的庭園，對原來傳統的客家教友村帶來一點不協調的現象。

結語

一條典範的天主教村，除了全村人領洗奉教，有自己的教堂外，更會設立學校，教會為兒童提供教育，村落的生活與教會的禮儀配合，如洗禮、每日祈禱等，村落有自己的天主教墓地安葬去世的教友。²³試看白沙澳村，除了獨立的天主教墓園未有發現外，其他天主教村的特色均可在白沙澳找到，其天主教化程度與西貢的鹽田梓相若，甚至可與歐洲傳統的基督徒村落媲美。更有趣的地方是，白沙澳村呈現著中西文化的交錯。在一條信奉西方宗教的村落裏，卻找到一座極具中國傳統的碉堡圍屋。圍屋是用以防禦仇敵、盜寇和猛獸的入侵，反映當時治安條件和社會組織的歷史證物。西方來華的傳教士把西方的宗教帶入四周防衛堅固的客家村落，成為一條皈依西方宗教的教友村。從天主教信仰角度來看，當時客家村的村民是為了得到西方傳教士及外國人的額外保護和物

²³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宗座外方傳教會 1858-2008》（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年），頁40。

質的利益而領洗入教，抑或紮根了天主教信仰而放棄傳統的民間信仰？看來，一如其他地區的客家村一樣，傳教士明知村民只是為了獲得俗世的益處而信教，但也希望藉此引導他們獲得天主教救恩的信仰，使整條客家村變成教友村。²⁴ 惜天主教村的教友離開了白沙澳後，教堂是人去留空，村落的宗教氣氛又蕩然無存。

傳教先賢的艱鉅拓荒與辛勞犧牲，除了成為今天傳教士的模範與效法對象外，他們也為本地傳教工程撒下種子。然而，眼見今天的白沙澳村，除了小堂的建築物外，完全看不到任天主教的痕跡。早年教友村的教友遷徙他方時，是否把天主教的信仰帶到其他地方？如何將天主教信仰與本地文化結合、植根、承先啟後去傳教？如何開創本地傳教的路向？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議題。

²⁴ 同註 21，頁 176。

[ABSTRACT] Pak Sha O is a remote Hakka village located in a valle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ai Kung Peninsula,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here is a Hakka walled building in the village which is unique in Sai Kung North.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apel was built at the back row of the village buildings in Pak Sha O in 1880. Although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hapel is similar to the early chapels in the Sai Kung Peninsula, the bell tower is a unique feature among chapels in Sai Kung. Both the walled building and the chapel in Pak Sha O are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historic buildings drawn up for grading purposes by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200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faith, Pak Sha O is a Hakka village of mixed clan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missionaries of Foreign Missions of Milan, all villagers wer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Since then, Pak Sha O became a village without ancestral hall but chapel. Likewise, the chapel performed not only the function of Catholic celebration but also the function of a traditional ancestral hall. Besides, it should have been very challenging to convert the Hakkas. Asking the Hakkas to give up their traditional folk religion brief and conversion of all villagers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his paper enquires how Catholicism had entered Hakka culture and its inheritance in an isolated village in the Sai Kung Peninsula.